

堂大笑。就連歷史教員也莫名其妙。他答覆的玄奧。忍不住啞然失笑。

他從空想的步驟。走得實行線上去。開始實行主義的第一次。是在新世界小洞天裏演了一齣驚豔。他用着全副精神施展出來。果然達到了最初目的。同伊談得很覺志同道合。據伊說在某女校裏讀書。家裏只有一個老母。伊也是一個醉心自由解放的人。有一星期。他們倆在大舞台月樓裏看六本狸貓換太子。夢華遊目四顧。忽然看見有三四個同學。在正廳裏坐地。正想招呼他們。顯自己的社交手段。可巧同學中有個姓成的。也遊目到月樓上來。彼此打了一個目電。姓成的很現着驚訝的臉色。對他搖首示意。竟拉了同伴走了。他到弄得不明所以。納了一肚皮的悶氣。等得同校之後。姓成的走來說道。夢華。你好危險呀。怎麼同荷白交際起來了。也猛聽了這話。到也吃了一驚。後來腦筋忽然靈敏起來。他想你們一定見我有着美人的垂青。就聽了妒嫉心的唆使。跑來危詞聳聽。可是我不上你們的當呢。便微笑說道。伊是荷白嗎。伊有特別標識嗎。姓成的道。我上次也領教過伊一次手段。所以在戲館裏不願意同你招呼。免得伊看見了。有許多不便。夢華。我勸你還是早些覺悟。免得噬臍不及。他聽了只是微笑不答。後來經他知友再三勸說。總算回頭向早。沒有受重大的損失。

第二次是在電車上碰的機緣。因為讓位交言。成了相識。覺得伊的舉止動作。同先一個輕狂賣俏。果然不同。並且在學問上。也很談得來。他的心又傾倒在伊身上了。腦海裏想未婚妻的影子。又隱然是一個伊了。有一天他的表兄沈之和。到校裏來看他。強攔着他出去遊逛。他因為要赴伊的約。老大不高興出去。只是口裏又不便回絕。被之拉拉扯扯。竟不由自主的走出校來。一路談天。直到了汕頭路。之和在一家門首停了步說道。進去坐一會再走罷。他道。這是什麼人家我同他素不相識。怎好無故去打擾

。之和笑說道。這個場所。你不認識麼。我領你去。一定不會有閉門羹吃的。你要曉得差不多的人。還不得其門而入呢。說着強拽他走進門來。只聽得一聲戰戰兢兢。人語嘈雜。之和走上扶梯。笑着說你們早呀。我今天領了一個嫩果兒來了。換着夢華的手推門進去。夢華猛抬頭一看。只見腦海裏日夕不忘的伊。正在那裏花枝招展的施用伊社交公開的交際手段。他這一驚。真好似罪囚得了死刑的宣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夢華自受了這兩次教訓。他明白了這冒牌式的女學生。是靠不住的。便另改了志趣。專向道地貨裏面去挑選。果然有一次在運動場上。遇見了五百年前約定的結緣。他們倆愛情增高的速率。正是妙居分積。由友誼進而訂約結婚。中間距離不到三個月。蜜月裏的愛好。真甜到二十四分。但是結婚沒到三個月。夢華受着金錢同環境的逼迫。便忍心棄了學業。走到社會上去供錢魔的役使。伊的交際費呀。花莊品呀。一由這必忠必信的莊台奴隸去供納。可憐夢華混了半年。自己省吃省穿。還欠了三千元的債。有時便徵言勸。伊就說是使自由。壓制女權。鬧到後來。伊明白夢華沒有供給的能力。就老實不客氣。請律師兩下離了婚。他覺悟了。他覺悟這浪漫式涉感情場。是要失敗的。皮毛式的女學生。是靠不住的。短期間的試探。是不足憑的。金錢圓結的愛情。是沒有價值的。二十年後的夢華。居然也有了幸福家庭。大兒子已經十三歲了。大女兒也有十一歲。却都在高等小學裏讀書。還有一個四歲的女兒。初過的小兒子。他的夫人。也是一個女學生。家政學是很好的。也沒有時向習氣。夢華辦完公事回來。不是聽他小女兒唱那信口無腔的歌。就逗着小孩子去玩笑。他偶然想到二十年前的事。自己做了三四年的無名塊壘。不覺暗裏好笑起来。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為之江蘇蘇州府分小詩文等九類文庫序許指嚴陳蝶仙包天笑王道西神吳東園等撰述。內容豐富。文辭優美。為文學愛好者不可不備之讀物。現已出版。預約從速。預約價大洋一元。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

小說日報

第七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癸亥年正月初八日 星期五

本報地址：上海中環路三號
電話：七六五
分社：上海中環路三號
廣告刊例：每行每日大洋一角
印刷：上海中環路三號

慈善救濟會 募辦 遊民工廠 債券 正月十八開籤 三萬元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議決各春盤廣告 敬啟者年來絲價昂貴...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考期：陽曆正月念六號上午九時...

報名費：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論滑頭小說

鈕農

近來小說雜誌。日見發達。固多名貴作品。文能入畫。語足解頤。海內同文。有目共賞。故一紙風行。不脛而走。如某某雜誌。某某專刊。已為社會所信用。其銷行之力。固不專恃封面之優劣。以為轉移也。間有專求封面之美觀。名稱之華麗。以圖惑人於一時者。斯為下矣。且縱能發生片刻之效力。博一部分人之歡迎。其不能持久也。不待智者而知。不俟卜者而決。所謂滑頭事業者。是已。或曰。以滑頭作品為業者。尚不止於求封面之優美。求封面之優美者。僅能誑本埠購者及得親見其書者。更有以廣告惑人。專以招徠外埠之郵購者。其發行之惟一宗旨。皆以此封面之美觀與否。亦在所不顧。其力求優美者。名稱耳。此種辦法。亦能出於版界佔得一份利益。或有慮其信用一失。則一敗塗地者。余曰。此無足慮。蓋以全國四萬萬人計之。祇求每人受騙一次。則彼輩已面團團作富翁。即不獲人人受其愚。得其十之一。百之一。千萬之一。亦足矣。於其營業前途。實無憂也。惟購者。或因噎廢食。懲羹吹噓。則受其影響者。仍屬諸正當營業者耳。小說前途。不其危耶。

小說



稿刪

程木公

青年小說家無拘生。坐在一隻寫字檯旁。手裏執着筆。面前台上鋪着一張白紙。紙上一個字都沒有。他的一雙目光。注在那禿筆尖上。兀自出神。一望而知是在那裏運用腦筋。約摸過了十分鐘。白紙上仍舊未寫一字。他想來想去。竟想不出一個題目。又想了半天。仍是想不出。可知文思不來起來。竟無法可施的啊。他想吾往常做小說。都是很快的。為何今天却不然了。哦。明白了。原來我的心在愛珠那邊。所以心無二用。文思儘自想不出來了。哦。這是很好的。一篇小說資料。我何不就描寫自己的事。比了向壁造車。要容易得多呢。他就提筆寫道。方才伊對我說。要我買一只紅寶石戒指給伊。你們想我和伊愛情多麼濃厚。伊香口裏說出來的話。我那敢回說半個不字。這個要求。我當然答應了。但是我是一個窮措大。全靠一支筆尖。維持我的衣食住。那裏來這筆閒錢。去買紅寶石戒指呢。這正叫我為難了。愛珠能夠真心愛我。不嫌我是個窮措大。真是難得的呢。但是伊提出這個問題。未免不體諒我了。或者伊不曾曉得我的底細吧。看伊左手玉指上。不是戴着一只鑽戒嗎。為何又要紅寶石戒指呢。哦。曉得了。伊要問我討樣紀念品留著。又曉得我是文丐。別樣貴重物品。我是買不起的。這紅寶石戒指。只值十幾塊錢。諒我總能設法去買。伊到底能體諒我的。方才倒錯怪了伊了。我總想過去。沒有別的籌財之道。惟有做篇小說。賣給書局裏。博得些微的酬資。照千字一元計。須得撰一篇一萬餘言的小說。才能換一只紅寶石戒指。我只得挖盡心思。費了兩日兩夜功夫。總算做成一篇小說。送到一家書局裏去。望穿秋水的等他們回信。後來竟蒙錄用。送來十五塊大洋。我急忙趕到楊慶和。買了一只紅寶石戒指。與忽忽的送去。

新車最佳禮品為

特別裝璜

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總代理

一路上手不離袋。握住了這只戒指。跑到愛珠家裏。見了愛珠。就摸出戒指。像波斯獻寶似的親手遞給愛珠。伊只笑了一笑。就把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看了又看。我問道。好嗎。伊笑嘻嘻的答道。很好。謝謝你。我這時受寵若驚。就和伊行了個握手禮。一眼看見伊手上的紅寶石戒指。我暗想這顆紅紅的寶石。即是我的心血啊。

我正在公園裏散步。遠遠聽見喇叭聲響。門口停下一輛油光鑒人的汽車。車內走下一對青年男女。手挽手兒的跑進來。我仔細一看。那男的不認識的。那女的不是愛珠是誰。這時我的心中。不知怎樣的兀自動亂跳。我起先疑惑他們倆是至親。所以不敢莽撞。就避開他們倆。後來見他們倆坐在一塊假山石上。喁喁情話起來。我想這塊假山石。以前我和愛珠也常常坐在那兒談心的。現在石上的人。已換了一個了。我還不敢決斷這陌生男子是伊的情人。所以等到他們的背後去聽壁脚。只聽見男子問道。我愛！你那只紅寶石戒指好看。是誰送給你的。愛珠道。我的母親給我的。你喜歡就送了你能。說着將下戒指。替那男子套上。我這時好像睡了一覺。醒來時已在醫院中的病房裏了。

塵海幻影

(五)

元覺

課堂排定坐次。不許無故交談。除月終從嚴考試外。并須撰述日記。逐日呈繳。曠課必扣分數。犯規定予嚴懲。其整肅之精神。不僅開官校之先例。即普通中小學校。亦望塵莫及。成撫聞之甚喜。偶遇公暇。輒到校參觀。贊歎不已。獎許有加。不覺已逾半載。如海累得淑蕙之父函詢婚期。前以校務殷繁為辭。請俟假期。及臘鼓頻催。假期已屆。且月薪所入甚豐。行囊不懼羞澀。本應乘時迎娶。終以淑蕙貌陋。自悔一時荒唐。遽予文定。雖欲悔婚。不使啓齒。反復凝思。躊躇莫決。忽聞淑蕙束裝來省。必為婚事也。不知何以應付。乃與完甫商之。完甫勸其擇日合

覺悟之後

(未完)

李夢華是一個活潑青年。已經在中學校裏畢業了。他很醉心新潮。什麼女子解放呀。社交公開呀。婚姻自由呀。沒有一天不在他腦裏打三五次迴旋。曾經有一次上歷史課。教員問他明代喪亡的緣故。他回說就是男女社會沒有公開。這話一出口。引得哄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共十二期。每期定價大洋一角。全年定價大洋一元二角。本報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本報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漸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新聲學社同人組織，由曹西崖先生任編輯。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淑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山、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余讀海虞徐子天嘯、天嘯徐子天嘯、天嘯徐子天嘯。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片花蘭紫

（一）出版日期：每月二、四、六、八、十、十二、共六期。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新語林

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君在內

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君不可不一讀

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為讀者必備之刊物。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自從這事發表以後。不論親戚朋友。都笑仰運聰明一世。憤憤一時。這一個精明能幹要強好勝的人。也會鬧出這般笑話。若非他路過公麻友人道聽明白。管教弄出了這般笑話。大概有許多吹入仰運耳中。仰運此時正因為子見人。在那黃浦灘惠中西飯店內開了一個房間。除了幾個密友之外。別人一概不見。有一天。欽甫和茂良同去找他。仰運恨極了茂良。竟把他敲了幾下耳光。狗血噴頭。罵了一頓。欽甫立在一邊。再三替他排解。也是勸說不下。難為這個茂良。竟一點氣怒沒有。受了他的打罵。只一味唯唯諾諾。仰運一路叫他滾蛋。他只一路的磕頭告饒。直鬧了許多時候。仰運不去理他了。自和欽甫講話。欽甫屢次示意茂良。叫他快走。茂良總是執着不動。後來侍役開上飯來。擺了三個座位。仰運叫他拿去一付。說我這裏沒有茂良的座位。茂良聽了。當了侍役的面。又跪下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五 東越許廣父著

去。磕了幾個响頭。哀求了一陣。仰運竟是直性人兒。容易講話。見他這般情形。心中早又軟了一半。這才軟了一聲。不說什麼。茂良也就老臉了面皮。陪着仰運。吃了飯。晚上也不回去。自在棧內陪他說笑講話。仰運早又宿怨全消了。這却慢提。再講仰運在惠中。一連住了三四天。總沒出一步門。便連公館中。也是音信不通起來。弄得一家上下。急得個不亦樂乎。他的夫人范霞秋。料道他常在清和坊走動。因此派了兩三次的人。前去查問。無奈陸家一家。也都一口回復。說一星期內。三大人並沒去過。仰運公館中。幾乎要登報尋人了。這便是昨天晚上的話。直到今天的下午。陸家的本家。在四馬路買洋貨。見欽甫在那鋪子裏。和一個夥計談天。那本家問了一聲。才明白了仰運的下落。便親自過去找到了他。告知他家中尋覓的情形。仰運還是賴着。不肯回去。本家沒了法子。只得回到生意

上。打了一個電話到仰運公館。由仰運夫人親自帶了仰運的一個小兄弟。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坐了汽車。趕到惠中。這才將他硬硬的拖了回去。仰運的夫人。少不得也有幾句埋怨的話。口口聲聲。罵那老三害人。這本是婦女們常態。不足為怪。偏又激動了仰運的熱性。硬說不關老三的事。把渾身罪名推在茂良一人身上。夫人又稍許說了幾句。仰運大怒。立刻又跑了出去。要去找那老三。索性再教舊好。并說。還要娶他回去。也好堵住這許多人的口舌。這是昨日晚上的話。仰運昨夜也沒有出門。就在家中過了一夜。今兒一早。他又差人來敲那清和坊老五的門。要老五即刻前去問話。後來老五等人。同去講說出來。因此陸家一邊。也曉得了。是因老三已給捕房捉了去。仰運要去保他出來。以後的事情。彩雲等人。也不知道了。當下他們說到這裏。我不覺說笑道。這真奇事。仰運這人莫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六 東越許廣父著

非患了神經病了麼。怎麼做出來的事情。越發背晦了。因問彩雲實實。現在你們的來意。是怎樣呢。大概要我去勸那仰運。叫他別去保那老三了。可是這意思不是啊。他們聽了。都笑道。着着着。一點不錯。我們娘說。三大人這許多朋友當中。還算你五少頂要好一點。別人的話。他雖不願聽。五少的話。却還能夠受得一二成的。好五少。你們既是好朋友。難道坐等三大人。再上那賤人的惡當麼。總要替他想想法子。好歹勸了他才好呀。我聽了。搖了搖頭。笑道。別人呢。這等事情。也不會開出來的。就是弄了出來。我們也可以設法勸阻。若說仰運這個人。他的脾氣。我實在是怕定了他了。好在我還有事情找他。却去尋到了他。再作商量。這時天揚也坐在一邊。側着耳朵。聽我說到這裏。便笑道。老五。這是一個一舉兩得絕好機會呢。我道。怎樣。天揚笑道。仰運是一個要強好勝。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大前門 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讀者俱樂部

李慶鶴

凡是一個人。誰沒有經過兒童的階段。誰不是兒童的出身。所以人們對於兒童的經驗。個個都是老資格。

人們一世最快樂的時候。要算兒童了。家境好的。自有僕僕們等侍着。無憂無慮。要甚麼。就甚麼。沒有一些不稱心。至於窮人家的兒童。雖是沒有僕僕們的服侍了。可是他們的爹娘。終是愛護得萬分。寧願自己凍餓。決不使兒童們受着一些不適宜的。這真是兒童們幸福啊。兒童們既享着一輩子的幸福。應該『安於所遇』。不會『見異思遷』了。

可是他們的心裏。總是時時刻刻的望着急速的長大。他們的意思。長大之後。能幹做一切兒童所不能幹做的事情。發揮他們的自由。但是一些不明白成人的苦痛。後來到了長大。沒有一個不怨歎成人的沒趣。回到到兒童的時候。好像在仙境的一般。再也不能回到復原狀了。記得我在兒童的時候。時常看見叔伯們不住的吸着香烟。有一次。我也拿了一枝。正要想吸的時候。不幸給父親瞧見了。他急急地奪去了吾手裏拿着的香烟。憤怒的責問我道。『怎麼你小小年紀。也吸起香烟來了。』吾的疑問心頓時發生。大

癸亥元旦試筆錄呈

許舜屏

六十年來閱苦辛。春光轉瞬又如新。但餘湖海元龍氣。猶是天涯淪落人。連朝雨雪苦連綿。忽放晴光滿大千。十里洋場車似水。居然氣象作新年。微歌選舞少年時。閱盡繁華盛不支。春在枝頭知幾許。試携斗酒聽黃鸝。年來筆墨漸荒蕪。南郭先生惜澹辛。搜索枯腸頻覓句。書生結習未能無。

新年的小說家

姚廣慶

黃可亞坐寫字樓旁。時仰視其妻玫瑰之面。吃吃作驚笑。其妻一麗人也。伴怒曰。速動爾筆。無若是。小說家之光陰。不至可貴。貴邪。黃聞言。笑曰。卿言至當。我今當動筆矣。雖然。我當寫一言情小說。言情小說愛讀者殊衆也。乃提筆書曰。『元旦之晨。

何如仁起身殊早。急驅車赴其情人李麗雲家。李麗雲方持針繡一驚驚戲水圖。……書至此。則立輟其筆。笑曰。言情殊非我所長。今作此。覺格格不能復下。其製一偵探小說矣。乃復書曰。『霍桑顧其友包朗曰。包朗。此案奇秘。我之小友范佩黃乃其室內失其自製之兔子燈。……』書至此。麗人笑聲縱矣。范佩黃蓋妄人也。失一兔子燈耳。乃欲煩此大偵探家耶。休矣。速止。其更作他篇。勿復如是之近情理也。黃聞言。思索有頃。忽大笑曰。我得之矣。眼底風光。不足為我絕好之資料耶。復書曰。『黃可亞坐寫字樓旁。時仰對其妻玫瑰之面。吃吃作驚笑。其妻一麗人也。……』書至此。麗人之面。乃上紅霞。嬌喘曰。小說家。小說家乃若是耶。立裂其紙。片片作蝴蝶飛。黃可亞大笑曰。設我而自承為小說家。則卿必自承為麗人矣。麗人麗人。我之絕佳佳矣。……言至此。麗人慍而黃可亞笑不可仰矣。

佩黃道。我何嘗失去兔子燈。至今還拿着玩。至于我被那麗人罵的一聲『妄人』。應請姚廣慶賠償名譽損失。『菊高道。我來做和事老。你看了麗人的面上。饒赦了姚廣慶罷。』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法面
集

歌塲聊寄跡。誤爾是聰明。柳葉眉痕薄。梅
花骨格清。華燈描倩影。竹笛譜新聲。却是
梧桐裏。時聽小鳳鳴。

一奏陽春曲。羣誇絕妙詞。生成千種慧。尙
帶幾分痴。窈窕來天女。溫柔數雪兒。聲聲
歌白紵。宛轉動人思。

十年夢影錄
第一卷 歇浦春光

榴紅閣

榴紅閣老六。不揚於貌。又弗工度曲。每一發吭。如死貓之懾氣。聞者爲之掩耳。始余識老六。在民國初元。其時老六纔八九齡。執小大姊之役。本家大老三。待之尙不惡。余友沈侗凡。與老三有某種關係。頗多扶助。及侗凡死。而余亦赴桂赴粵。音信不通者垂六七年。至民十之冬。余由粵返滬。友人有爲余接風者。其請柬書曰。假座同春二榴紅閣。憶其名。似頗熟。顧亦盡忘前事矣。驅車而往。見所謂榴紅閣者。益覺稔習。旣而本家大老三亦至。余見老三面。乃恍然憶及

●香亞有限公司擴充招股并
言(續)

此個凡之舊侶也。爲敘舊事。各有今昔之感焉。太老三遂以老友之誼。求爲照拂。余顧榴紅閣狀可厭。而念個凡之交。如此多情。亦爲紀念品之一種。亦稍稍報效之。其報效也。非爲榴紅閣。其意常在故人也。而太老三等不察。以余爲飲糖易驛者。輒以留髡之說進。余笑而謝之。自是余在榴紅閣家往來又三年許。至今夏端節。榴紅閣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迫太老三。革其驢身。事幾決裂。幸房侍中有老三者。其權力足以調停兩者間。再三勸說。始以六白金之身價。準榴紅閣脫籍以去。去後繼其任者爲小花園某妓。才色之陋。不亞於老六。而架子之足。脾氣之大。則突過數倍。雖房侍老三老五輩。及大老三。竭力巴結。然大老三已退處股東地位。非有全權支配一切。余亦由是絕跡於同春坊云。當老六執局政時。有做手曰老二者。風頭絕健。又能唱。足助老六之不逮。顧其人有羅敷之夫。而又具面首三三人。卒以是得疾幾死。今已由乃夫携同管東。荷日蕭郎。無能問津者矣。老二事。具詳余作泥江風月傳中。亦頗有可紀之價值也。

一化妝品一項。製造非難。精美爲難。本公司出品。共百餘種。無不揀選上等原料。製鍊而成。前在美國舊金山。經該處衛生局試驗。推爲上品。其中如雪花膏。貴妃粉等。質地細膩。敷諸面部。容光煥發。東方露。南京露。貴妃露。各種香水。及香亞花露水。氣味芬芳。洒之衣巾。經旬不散。皆爲本公司特製之品。而藥品中之如意膏。消毒膏。臭藥水等。尤爲效驗著而用途廣。本公司創國不及三年。營業總額。已達數十萬。皆由貨品精美所致。餉製本加厚。營業將愈推廣。獲利必愈深厚。附股於本公司。此諸附股於新創之公司。實較有把握也

一附股于本公司。所享利益。厥有四端。查中外股份有限公司。利率之高。大概不過八厘。儲款銀行。所得週息。亦僅四厘至六厘之譜。本公司定章。股本官利一分。特爲優厚。其利一也。化妝品一項。于普通營業中。獲利最深。而本公司又爲成立多年之公司。根基深厚。營業發達。附股者立有紅利之希望。其利二也。本公司章程。發起人每年均有酬勞。凡占股三千以上。作爲發起人。永遠享受發起人權利。其利三也。本公司遵照有限公司條例。組織董事會。以監督公司行政。董事由股東選出。每一股有一選舉權。五十股以上。有被選權。附股者皆可選舉。或被選爲本公司董事。其利四也。

漢文彙編

吾友東越許隨父怪奇慧好古文不諳奏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駭之學得其神髓今梅游返渴貧
以活而文亦益工金幣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窮文爲定潤例如左
壽文祭文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短篇五元
壬戌孟冬之月莫山余沈昶謹訂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公廨及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弄一家一百號

劍雲孫漱石胡寄塵李定夷何海鳴劉山農徐卓三嚴壽聲施華吳東園
顧明道鄧逸梅郁恭俠諸公(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雙熱趙眠雲范
烟橋姚燮羅程瞻盧柳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予屠子拙王尊農
許楚宜胡懷琛黃壽人諸公(跋語)有徐汝忠亞許廬父嚴士孫吳劍門春
公(題字)有徐叔外周名士才女題詩詞八百二十三家先印上卷半
灣池君博諸公海內外題趙若狂鄭鶴梅張丹斧王鈍根嚴獨鶴鄧春
月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
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二角者不收)陰歷本月十七日截止通訊寄上
海伯頓路五十九號綺香收

檣聯潤例 四尺四元 每逾一尺
加一元 遠道外加 紙費郵費五
角 隨件附贈 條務旬刊 一全年
茲爲優待 小說日報 閱者起見
一優待券 于左

優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
先生求書對聯者可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下疳潰爛用後立可
拔毒去臭止痛住肌
一瓶收功每瓶一元
專門注射六零六
定價特廉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藥堂北一號

券中所書四尺三元乃已減去潤金
一元之實價連紙郵費五毛共三元
五毛附右券一張即可得四尺對聯
一副
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
五老胡同十八號何宅

請配眼鏡
到南京路
精



藝林

賀次範同社新婚

鄭逸梅

龍笙鳳笛譜新聲。絕麗催妝詩乍成。寶帳流蘇香百和。輝煌華燭徹宵明。十色五光菊吐芳。瓊筵嘉客醉飛觴。月圓望後佳時節。第一良宵是洞房。名士文壇聲譽隆。美人詠絮才豐。天成嘉耦鸞鴦譜。擬配關雎首國風。蜜月雙雙同度好。聯吟還共酌金盞。璧人一對湖山記。鍾毓乾坤靈秀來。

筆劃

愛吾廬筆記

李廬

▲經商奇遇
鄧人吳子明。向為販賣業。往來閩粵兩粵間。春出冬歸。隨販隨賣。獲利頗不貲。一歲至閩中。寄宿逆旅。日則擔貨而出。沿途售之。一日。晨出賃貨。不覺行遠。急折回。行十餘里。天已垂暮。吳奔馳而行。冀速達旅舍。行未幾。汗流氣喘。力憊不能行。乃

倚擔於路旁。坐石上稍憩。而顏色四合。紫星漸明矣。吳急欲歸。而苦于體倦。且腹微覺飢。隨於擔中出糗糗。之。有頃。體稍稍蘇。乃擔貨以行。瞥見前有一男子。負女郎而行。男子短襖窄袖。狀似精悍。而女郎之嚶嚶泣聲。由微風送至耳際。吳知事有蹊蹺。又念男子必非女郎之所歡。果女郎與男子共圖遁者。女郎必不泣矣。乃疾趨而前。欲視其異。男子聞身後有步履。回首反顧。女郎亦嘶聲呼救。吳乃決知男子為強暴。或慕女郎色。或劫人索贖。無可疑矣。吳遂大聲喝之。男子仍負女郎迅奔。吳亦乘機於地。迅速之。男子負重。行終不能速。吳遂追及。男子乃置女郎於地。返身與吳鬪。吳因略擅技擊。蓋幼習之。所以備商外出時。倘遇強暴。足以自衛計也。既與男子鬪。男子能恃體力而不能技擊。遂為吳所敗。遁去。吳乃呼女郎而詢之。時女郎驚悸已極。齒戰不能聲。體伏路隅。狀殊可憐。吳慰之曰。若毋恐。彼劫汝者。已為吾所敗而遁矣。女郎聞言。張目視吳。嗷然曰。汝救吾耶。言至此。感極而泣。又曰。吾自分當死。不圖天不絕吾。遇君相救。然彼甚雄偉。何由而勝之。吳曰。今且勿言此。吾當先問汝之居址。吾將送汝歸也。女郎泣然曰。吾無家可歸。吳聞言訝曰。世間安有無家可歸之人。汝言吾不能信。汝速以居址相告。女郎泣然曰。吾受厚惠。安敢相誑。倘不見棄。

遊記

殘冬游記

龍華獨步

病愁

婢妾所不敢辭也。吳益訝曰。汝何言此。吾以義救汝。豈有所圖利哉。女郎曰。事已至此。當述吾身世。以釋君疑。吾某大家婢也。吾父本業商。以折耗故。抑鬱而死。死後無以為殮。母乃售吾於大家。以葬吾父。時吾年已十五矣。吾少聰慧知人事。吾有中表某。幼即相親。年漸長。情好益篤。吾既為大家婢後。彼仍時來覓吾。吾告以為人執役之苦。彼泣然泣下。吾而慰之。遂與約期共遁。然吾雖與某密。吾身猶完壁。此可以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愧者也。及期。吾潛啟後戶而出。蓋與某約彼於此也。既出。不見某。而有一少年強負吾而行。即與汝鬪者也。吾今既遇某。又不可復歸大家。生死之權。操於汝手。惟汝命之。吳沈思曰。此易處耳。擊以歸。訪其中表某者。送之其家。吳後商於川。遇盜。竭其資斧。窮窘不得歸。傍徨路側。忽一女郎策蹇來。見之。訝曰。非恩公邪。吳識為前救婢也。具道苦處。婢無言。擊以去。至其家。饋遺累萬。以人送之歸。蓋婢自嫁後。與其夫共營藥材業。致富數十萬。因家於川云。

本衙門香烟



門前本英商英商總代理

話言

庭訓紀要(一)

童翼觀

鐘猶未鳴九下也。即返校。計此日出行。不名一錢。費時亦不過兩小時。乃得遊此遐邇聞名之龍華。洵為千古所難得。當即筆之於紙。以留鴻爪。是日為十一月十九日也。
庭訓紀要(一)
凡是一個人。終免不了過失。這種過失。大約分為二類。有的是不曉得這件事不應該做。自己還以為是應該做的。有的曉得這事不妥。却以前沒有因這件事而失敗之人。故放胆做了。第一種是錯誤。他曉得了。一定發心改過。第二種人。現在却居多數。但是在起初失敗。他人亦以其小過失而恕之。則此人亦為天良所激發。必有改過之一日。設或為小過失而不失敗。社會上之不端份子。從而獎勵之。以為此人小有其才。則此人之日行墮落。萬劫不回。故我等處世。當處處留心。不當當的念頭。即行拋棄。萬不可因為小過失而忽略之。我人處處留心。向處有說錯做錯想錯。豈能明知之而故犯之耶。少年人閱歷淺。往往大意而不肯細心。然而這種經驗。也由數十年閱歷得來。世味正如一碗嘉肴。汝(指異觀)沒有吃過這種小藥。我說來總不懇切。不是到過四川。何能曉得蜀道難行。但是我告訴了汝。汝萬萬不能錯過這一

諧海

滑稽游記

劍花女士

曲端遊太湖
明鏡一輪。素輪千里。如此良宵。豈可辜負。迺移步而出。經曲徑通幽處。而遊於太湖。洋洋乎大哉。置身其間。實滄海之一粟。正在得意之際。蝦兵蟹將。結隊而來。遂藏身萍藻。以避其鋒。已而過矣。余乃復出。舉頭看月。自樂其樂。孰料無情之鱸。隱於余身之後。張開血盆大口。試其鯨吞之舉。余遂葬身於魚腹之中。未識幾何時。得視天日。但不在太湖之中。而在庖肆之內矣。回顧其軀。剖腹流血。嗟乎。弱肉強食。固汝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余遂別營巢穴於水缸之旁。盤居不出。以終我天年。不敢復萌遊太湖之想矣。